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陀夫人 / 著

杨 怡 / 译



Uncle Tom's Cabin



北京文艺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美)斯陀夫人 / 著 杨 怡 / 译

Uncle Tom's Cabin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 B.) 著;
杨怡译. —2版.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378-3455-1

I. ①汤… II. ①斯…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8453号

书 名 汤姆叔叔的小屋

编 译 杨 怡
责任编辑 邹 伟
特约编辑 崔 璨
策划出版 徐现江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18911770988 18911770989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bywycbs@126.com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60 1/16
总 字 数 283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1年2月第3版
印 次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455-1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本章向各位介绍一位善人·····	001
第 二 章	母亲·····	009
第 三 章	丈夫和父亲·····	012
第 四 章	汤姆大叔小屋里的一个夜晚·····	016
第 五 章	奴隶易主时的感情·····	026
第 六 章	发现·····	033
第 七 章	母亲的斗争·····	041
第 八 章	伊丽莎的逃亡·····	051
第 九 章	看来一个参议员也只是一个人·····	064
第 十 章	汤姆上路了·····	078
第十一章	黑奴有了非分之想·····	086
第十二章	合法交易的实例·····	097
第十三章	贵格会教友村·····	112
第十四章	伊凡杰琳·····	120
第十五章	汤姆的新主人及其他诸事·····	128
第十六章	汤姆的女主人及其看法·····	142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防卫·····	158
第十八章	奥菲莉娅小姐的经历及其看法·····	172
第十九章	奥菲莉娅小姐的经历及其看法·续·····	186
第二十章	托普西·····	203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216
第二十二章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220
第二十三章	亨利克·····	226
第二十四章	征兆·····	233
第二十五章	小福音传递者·····	239
第二十六章	死亡·····	243
第二十七章	“世界末日来临”·····	255
第二十八章	重聚·····	261
第二十九章	没有保护的人们·····	274
第三十章	奴隶货栈·····	281
第三十一章	途中·····	289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处·····	295
第三十三章	凯茜·····	302
第三十四章	一个夸德隆女人的遭遇·····	309
第三十五章	纪念品·····	318
第三十六章	爱米琳和凯茜·····	324
第三十七章	自由·····	330
第三十八章	得胜·····	336
第三十九章	设计·····	345
第四十章	殉难者·····	354
第四十一章	少东家·····	360
第四十二章	一个确有其事的鬼故事·····	366
第四十三章	结局·····	371
第四十四章	解放者·····	378
第四十五章	结束语·····	382

■ · 第一章 本章向各位介绍一位善人

二月的一天傍晚，春寒料峭，在肯塔基州P城一间陈设堂皇的客厅里，坐着两位绅士，慢慢在呷饮葡萄酒。客厅里没有仆人，两位绅士的坐椅挨得很近，显见得十分认真地在商讨什么问题。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前面所述时都用两位“绅士”。然而，细究起来，其中一位严格地说好像不够资格跻身于绅士之列。他是个矮矮墩墩五大三粗的男子，相貌粗俗平庸，却故作自命不凡，看得出是个出身低微却千方百计想挤入上流社会的家伙。他的穿着过分讲究：一件花里胡哨的背心，俗不可耐，围一条鲜亮的蓝底黄点围巾系一条显摆的领带，这身打扮和他这个人的气质倒十分契合。他的双手很大，而且十分粗壮，手指上戴了好几枚戒指，身上还佩着一根又粗又重的金表链，链子下系着一串五颜六色的硕大印章，说到兴处，他每每炫耀地把表链晃动得叮当直响，流露出明显的春风得意的神色。他说起话来信口开河，随心所欲，任意糟蹋默里^①的《英语语法》，甚至不时夹杂着一些褻渎的粗话。本人意欲生动地描写本小说，即使如此，也不会在此引述这样的污言秽语。

他的同伴谢尔比先生倒是一副绅士模样。从住宅的布置和场面看，这户人家生活安逸，家境富裕。如前所述，他俩正在认真地商讨问题。

“这事儿我想就这样吧。”谢尔比先生说道。

“这种生意我可没法做——真的没法做，谢尔比先生。”对方说着，举起葡萄酒对着灯光细看。

“可是，汤姆确实与众不同呀，哈利，他做事把稳为人诚实，而且能干，把我的花园管理得有条有理，像他这样的奴隶到哪都肯定值这个价的。”

“你所说的诚实是就黑人而言的吧。”哈利说道，自斟了一杯白兰地。

“不，我说的是真的，汤姆确实是个稳重、明白事理而又虔诚的好奴仆。四年前他在一次野营布道会上皈依了基督教，我认为他是真心实意信教的。从那以后，我把一切家产——钱、房子、马匹——都交给了他管理，还同意他自由地出入乡间。我发现他处处忠诚老实，安分守己。”

①林·默里（1745～1826），系美国语法学家，终生从事教科书编写工作，所编《英语语法》、《英语拼写课本》、《英语课本》等在当时的英美广泛使用。

“有些人可不相信有什么虔诚的黑奴，谢尔比。”哈利说，同时随便而夸耀地摆了摆手，“不过我倒是相信，我上次贩到新奥尔良的那批黑奴中就有一个，听那家伙祈祷如同在教堂里听见的一般无二，他生性温顺恬静。我卖他可得了个好价钱，因为我买来时很便宜，当时卖主急于出手，我在他身上赚了六百元呢。是啊，我认为黑奴信教的确有用，可是得名实相符才行，不可能有半点虚假。”

“唔，要说名实相符，我看汤姆再地道不过了。”那一位说道，“你看，去年秋天，我差他去辛辛那提办事，还让他随身带回五百元现金。当时我对他说：‘汤姆，我相信你，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你信教不是为了骗骗人的。’汤姆果然回来了，我早知道他会回来的。据说有几个卑劣的家伙鼓动他说：‘汤姆，你干吗不趁机逃到加拿大去呢？’汤姆答道：‘哦，主人这么信任我，我可不能那么干！’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实话，要把这么一个奴隶卖掉，我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你应该让他抵消我的全部债务——哈利，只要你有良心，你能做到的。”

“嘿，我这个人呀，生意人能有多少良心，我也就有多少良心——只有一点儿，你瞧，可以说只够发誓用的那一点儿。”这个奴隶贩子开玩笑地说，“不过，为了朋友，我倒很愿意帮忙，只要我能做到。可这件事，你看，实在叫人太作难了——太不好办了啊。”那个奴隶贩子沉思着叹了口气，又倒了一些白兰地。

“那么，哈利，依你看这笔生意怎么做呢？”谢尔比先生不安地沉思了片刻后说。

“唔，除了汤姆是不是再搭上一个小男孩或小姑娘？”

“唉！——我实在没有多余的人了。实话跟你说，我也是出于无奈才卖奴隶的。事实上，我不愿意他们任何人离开我的庄园。”

正在此时，客厅门开了，一个四五岁的夸德隆^①小男孩走了进来。小家伙长得眉清目秀，特别可爱逗人。他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细如绢丝的鬈发，圆圆的小脸蛋上有一对可爱的小酒窝，一双温柔闪烁有神的黑幽幽的大眼睛从浓密的长睫毛下好奇地打量着屋里。他身穿一件红黄彩格呢罩袍，衣服做工精细，剪裁合身，更衬托出小家伙黝黑可人的俊俏模样，那副逗人发笑的脸自信而又带羞涩的神气表明他一向受到主人的爱怜和关注。

①指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即第二代混血儿。

“嗨，吉姆·克劳^①！”谢尔比先生喊着，吹了声口哨，同时抓起一把葡萄干朝他扔去，“去，把它捡起来！”

小家伙赶快颠儿颠儿地奔过去捡那赏赐，主人在一旁见了哈哈直乐。

“过来，吉姆·克劳。”他说。那孩子顺从地走到主人跟前，主人拍拍他满头鬈发的脑袋，轻轻抚弄他的下巴。

“来，吉姆，给这位先生表演一下歌舞。”那男孩随即唱起一曲热情奔放，奇异而且在黑人中间很风靡的歌，嗓音清脆洪亮，伴随着歌唱，他的双手双脚，乃至全身动作优美地扭摆着，和乐曲的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

“真不赖！”哈利说道，一面扔给他四分之一的橘子。

“吉姆，现在再学一学卡德乔大叔关节炎发作时走路的样子。”他的主人吩咐说。

小家伙柔韧的四肢立即装出畸形扭曲的样子，同时弓起了背，拄着主人的手杖，在屋里一瘸一拐地学开了，那张稚嫩的脸缩拢起来，装出愁容满面的神情，还学着老人左一口右一口地吐痰。

两位绅士见了哄然大笑。

“吉姆，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年迈的罗宾斯长老领唱赞美诗的样子吧。”小家伙马上把圆乎乎的脸蛋拉长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同时沉静严肃地用鼻音哼起一首赞美诗来。

“好哇！太妙了！这小东西真个不简单。”哈利说道，“我说这小家伙可是个天才。嗨，对了，”他说着突然拍了一下谢尔比先生的肩，“把这家伙搭上，这笔生意就成了——怎么样，我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吧，这是最公开合理的交易呀！”

这时，客厅门轻轻推开了，一个年轻的约莫二十来岁的夸德隆少妇进了屋。

只要一眼便能看出，她就是那孩子的母亲。他俩都长有长长的睫毛，眼睛又圆又黑闪闪发光；都有同样细如绢丝的鬈曲黑发。她的皮肤是棕色的，脸上微微泛着一层红晕，当她发现那个陌生人的目光放肆而毫不掩饰地盯住自己时，脸愈发红了。她身着一袭裁剪得极为合身的衣裙，充分衬托出了她婀娜身姿的曲线美。就连细嫩的双手，纤巧的脚和足踝这样的外露部分也没逃过那个贩子的锐利目光；他那双眼睛十分在行，只要瞅上一眼便能明察一个美貌女奴身体的各个部位。

①Jim Crow，对黑人的一种贬称，在这里是戏称。

“什么事，伊丽莎？”见她站在那里迟疑不决地看着自己时，她的主人问道。

“老爷，对不起，我在找哈里。”那小男孩连蹦带跳地朝她跑去，一面给她看兜在袍边里的赏赐物。

“好，把他带走吧。”谢尔比先生说道。她赶紧抱着孩子退身离去。

“天啊！”那贩子转身羡慕地对谢尔比先生说，“这可真是个上等货！把这女人弄到新奥尔良去，你可以发大财啦。我以前看得多了，人家花一千元买的姑娘，无论身姿容貌可都无法与你这个相比啊。”

“我不想在她身上发财。”谢尔比先生冷冷地回答。为了转换话题，他又新开了一瓶葡萄酒，问他的同伴味道如何。

“好极了，阁下——最高级的！”那贩子说道。然后转过身随和地拍拍谢尔比先生的肩膀，又开口说：

“你看，你这姑娘怎么卖？——我要出多少钱？你要什么价？”

“哈利先生，我绝不会卖她的。”谢尔比说，“你就是拿和她体重一样重的金子来换她，我妻子也不会同意的。”

“唉，女人总是这么说的，因为她们不会计算。只要算给她们听听像人那么重的金子能买多少手表、服装和首饰，我想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哈利，这事不必再提了。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谢尔比决断地说。

“那么，你得搭上那个小男孩。”那奴隶贩子说，“你必须承认，我提出要他，那是做了很大让步了。”

“你要这孩子到底有什么用？”谢尔比问道。

“你看，我有个朋友想做这样一桩买卖——买一批漂亮的男孩子，把他们养大后再拿去卖。全是一流的货色——卖给那些愿买英俊小伙子做奴仆的有钱人。这会给他们的豪华庄园增光添彩的——有个真正的美男子应门、侍候。这种货色赚头着实好。这小东西会唱歌，很有趣，就属于这类货。”

“我实在不愿意卖他。”谢尔比深思后说道，“事实上，阁下，我这人心慈面软，看不得他们母子骨肉分离啊，阁下。”

“哦，是吗？——哎呀！不错——是有点儿别扭。这我完全能理解。和女人告别，有时确实很不愉快。我向来讨厌这种场合，尖声地大喊大叫，让人太不舒服了。不过，我做这种买卖，总有办法避免这种场面，阁下。你看，是不是先把那姑娘弄到别处去待上一天，或一个星期，怎么样？这样，这事儿悄悄就做成了——在她回家之前一切都办妥了。你妻子再给她做些补偿，送她一

些耳饰，一件新装或诸如此类的小礼物，不就行了。”

“我看恐怕不行。”

“上帝保佑，准能行！这些黑鬼不像白人，你知道。只要处理得当，这种事他们会慢慢过去的。眼下，人家都说，”哈利装出一副坦率而真心诚意的神情说道，“做这种买卖会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但我倒还没有这种感觉。事实上，我做这种生意从来不像有些同行那样。我看见过他们有些人把孩子从母亲怀里抢走，拿去拍卖，那母亲像疯了似的不住地尖叫哭喊——这种做法太糟了——货物会因此受损——有时会完全毁了。有一次在新奥尔良，我看到过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就这样给毁了。那买主只要她，不要她的婴儿，想不到她是那种发起怒来不顾一切的女人。告诉你说，她当下紧抱住孩子不放，嘴里嚷嚷咧咧闹个不停，真是可怕极了。一想起此事，我就不寒而栗：他们抢走了她的孩子，把她关了起来，结果她一下子疯了，满口谰语，一星期后就死了。白白浪费了一千元钱，先生，就因为处理得不当——问题就在这里。最好还是采用人道的方法，先生；我的经验就是这样。”这个奴隶贩子说完往椅背上一靠，交叉着双臂，摆出一副有道德的君子样子，显然自以为是威尔伯福斯^①第二呢。

此人似乎对人道主义问题很感兴趣；谢尔比先生沉思着剥橘子时，他又重新说开了，带着恰如其分的谦和神气，但仿佛是出于理所当然，不得已需要再说几句似的。

“喂，一个人自我吹嘘看来并不好，但我这样做又当别论，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相信大家都公认我卖出去的黑奴是最好的——至少有人亲口对我这么说过；我想不是一批，而是成百批呢——个个都很棒——胖嘟嘟的，像模像样，我在这行买卖中受的损失比谁都小。我看这都得归功于我经营有方啊，先生；而在我的经营思想中，可以这么说，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实行人道主义，先生。”

谢尔比先生不知该说什么，于是信口应了一声：“噢！”

“唉，我的这些想法一直受到众人的嘲笑和议论，先生。它们不受欢迎，也不时兴，但我坚持，先生，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因此赚了不少钱；是啊，可以说好心得好报啊，先生。”奴隶贩子对自己说的玩笑话哈哈大笑起来。

对人道主义的这些阐释逗趣而新奇，连谢尔比先生也禁不住一起笑了。

^①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慈善家，曾于1780～1825年间任下院议员，支持议会改革，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于1923年创建反奴隶制协会。

亲爱的读者,或许你也会发笑吧;但是,你知道,人道主义现今有各种各样奇异的形式,而善良者奇谈怪论更是不一而足了。

谢尔比先生的笑声鼓舞着他继续说下去。

“喂,也真奇怪,我压根儿没办法让其他人也明白这种观点。你看,就拿我在南面纳齐兹^①的老搭档汤姆·洛克尔来说,汤姆是个聪明人,可对待黑奴却像个恶魔——你瞧,这是从原则上讲,因为汤姆对待朋友心肠再好不过,这是他的一贯做法,先生。我总是劝汤姆。‘嗨,汤姆’,我说,‘那些黑女人大哭大闹时,你总是拳脚相加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做太荒唐了。’我说,‘那样做毫无好处。嗯,我看让她们哭哭没什么要紧。’我说,‘这是人之常情嘛。’我说,‘如果不能用哭来宣泄一下这种感情,那就会有另一种方式。再说,汤姆,’我说,‘你那么乱打一气只会毁了那些娘儿们;她们会变得病恹恹垂头丧气的;有时甚至会变得很难看——混血姑娘尤其容易这样,要再让她们恢复过来可实在不容易。喂,’我说,‘你干吗不能对她们好言相劝好语相骗呢?请相信,汤姆,只要稍稍有点儿人情味,其效果比拳打脚踢好得多,而且还能赚到更多的钱。’我说。肯定没错,但汤姆就是不明白;他坏了我太多的生意,我不得不跟他散伙,尽管他这人心眼不错,作为生意人也还公道。”

“那么,你是否发觉你的经营之道比汤姆的更有成效呢?”谢尔比先生问道。

“噢,那当然喽,先生,有成效得多啦。你看,我总是尽量小心地处理那种令人不快的场面,像卖孩子这种事——我先把母亲带走——眼不见心不烦嘛,是吧——等木已成舟,她们也无能为力了,慢慢也就过去了。你要知道,黑人不像白人,白人自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保全自己的妻儿是理所应当的;而黑人——经过严格训养长大的黑人可没有这种奢望,所以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家的黑奴恐怕没有经过这种严格训养。”谢尔比先生说道。

“我想也是。你们肯塔基人把黑奴都娇惯坏了。你们对他们怀着好心,可是,这终究对他们没有帮助。你看,在当今世上,一个黑奴必得四处辗转,今儿卖给汤姆,明儿卖给迪克,或者天知道是谁;过于舒适地把他抚养大,使他产生了许多想法和期望,这对他绝无帮助,因为以后那种辗转艰苦的日子对他来说就更加难熬了。唔,我冒昧说一句,要换个地方,你屋里的那些黑奴会垂头丧气,可在你庄园地里干活的那些黑奴会疯了似的又唱又跳。你知

①密西西比河下游一城市。

道，谢尔比先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最好，我想我对待黑奴可说是不错的。”

“常感满意真是一种幸福啊。”谢尔比先生微微一耸肩，多少带着可以察觉的不快说。

“嗯，”哈利在双方都默默地估算斟酌了一会儿后说，“那你看怎么办？”

“我还要再想一想，跟妻子商量一下。”谢尔比先生说道，“在此期间，哈利，倘使你想如你先前说过的那样悄悄地办妥此事，你最好绝对保密，别让附近一带知道这件事。那样我的奴仆会探听到的，他们一旦知道，再要带走什么人可就绝没那么安静了。这可不是瞎说说的。”

“咳，那当然！我无论如何不会说的！这没问题！但是我跟你说，我的时间很紧，我希望尽快知道结果。”他说着，站起身来穿上大衣。

“唔，那你今晚六七点钟的时候来，你会听到回音的。”谢尔比先生说道，那奴隶贩子欠了欠身出了客厅。

“我真想把这家伙一脚踢下楼梯。”客厅门完全关上后，他自言自语，“竟然这么狂妄自信，但是他清楚现在可以趁我之危占我的便宜。过去，如果有谁对我说，让我把汤姆卖给南方那种流氓奴隶贩子，我定会回敬他：‘你的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①眼下，我恐怕非卖不可了。还有伊丽莎的孩子呢！我知道妻子一定要为此和我吵个不休的，就是为汤姆她也要吵的。债务竟逼得我走投无路——唉！这家伙看到他有利可图，竟要逼我还债。”

肯塔基州的奴隶制也许是最温和的。总的说来，这里的农业劳动追求平稳和渐进，不像更南面的地区需要紧张忙碌地干活，因而这里黑奴的劳动就比较合理、正常。而庄园主们一般也都满足于微利的经营方式，无视重利的诱惑，应该说人的本性是脆弱的，遇上只要舍弃一些无能为力没有保护的人的利益，便能攫取重利时，往往经不起诱惑而变成铁石心肠。

无论谁，只要走访一下该州的某些庄园，目睹庄园主和太太的和善宽容，奴隶们心甘情愿的忠心耿耿，也许都会联想起传说中富于诗意的氏族社会；只是在这幅恬静的情景上笼罩着一种不祥的阴影——法律的阴影。只要法律认为所有这些心脏在跳动，有活生生感情的黑人如同许多东西一样仅是奴隶主的财产，那么，即便是心地最善良的主人，一旦破了产，或遭遇不幸，或因鲁莽行事而受损，或死亡，这些奴隶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以往的保

①典出《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8章第13节。

障和宽容的生活，而陷入无可奈何的悲惨辛劳的境地——只要存在这种法律，就是在奴隶制实施最规范的地方，奴隶的境况也不可能是令人满意和合理的。

谢尔比先生是个相当平常的人，他性情温和，富于同情心，对周围的人和物比较宽宏大量，因此他庄园上的黑奴在物质生活上可能从不缺乏。然而，由于他毫无节制地大做投机生意——从而陷入了深深的债务之中，其中大部分的债据落入了哈利手里；这就是上述对话的由来。

此时，伊丽莎正好走到客厅门口，听到了几句谈话，立即明白一个奴隶贩子在向主人开价买什么人。

出了客厅，她很想在门口听下去，可她的女主人偏在此时叫她，她只得赶紧离开。

她觉得自己好像听到那奴隶贩子提出要买她的孩子——难道是她听错了？她情绪激动，心怦怦直跳，同时不由自主地把孩子抱得紧紧的，以致小家伙抬起头来，十分吃惊地看着她的脸。

“伊丽莎姑娘，你今天怎么了？”女主人问道，只见伊丽莎打翻了水壶，又碰倒了做针线活的小桌，最后当女主人要伊丽莎给她拿一件绸衣裙时，那女仆却有些魂不守舍地递给她一件长睡衣。

听到女主人的问话，伊丽莎吓了一跳。“哦，太太！”她叫着，抬起头来眼泪夺眶而出，接着跌坐在椅子上抽泣不已。

“怎么了，伊丽莎，好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女主人问道。

“哦，太太！”伊丽莎说道，“有一个奴隶贩子在客厅里和老爷说话！我听见他的话了。”

“噢，傻孩子，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哎呀，太太，你看老爷会不会把我的哈里卖掉？”这个可怜的女人又扑倒在椅子上哭泣起来，浑身颤抖。

“把他卖掉！不会的，傻姑娘，你知道老爷从不和南方的那些奴隶贩子做生意的！也压根儿不想卖掉任何一个仆人，只要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听话。咳，你这傻姑娘，你想谁会要买你的哈里？你以为世上的人都像你那么稀罕他吗？真是个傻孩子！好了，振作起来，给我把裙子从背后扣住。好，这就对了，现在替我把头发往后梳成你那天学会的那种漂亮的发辫，再盘起来，以后可别在门口偷听人说话啦。”

“嗯，可是，太太，你一定不会同意把……把……”

“那还用说，孩子！当然不会。你为什么要说这话：我宁愿卖自己的孩

子,也不愿卖你的孩子。但是说真的,伊丽莎,你对这小东西可也越来越钟爱了。只要一有人到家来,你就认为准是来买他的。”

女主人语气肯定的话语使伊丽莎放了心,于是,她灵巧利落地梳起头来,一面梳,一面对自己原先的疑惑感到好笑。

无论就智慧和道德而言,谢尔比太太都可说是个高贵的妇人。她生性宽厚慷慨——人们常常认为这是肯塔基妇女共有的性格——还具有高尚的道德准则和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尽一切可能身体力行。她丈夫虽没有立誓信教,却很崇敬和尊重她信念坚定和言行一致,甚至对她的意见可能还有些敬畏呢。她心地善良,力图改善仆人们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提高他们的素养;尽管谢尔比先生本人从不明确地参与这些事情,但显然对她的做法从来未加干预过。他虽说并不真的相信圣徒们多余的善举可以替他人赎罪这种信条,而实际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看起来他认为妻子的虔诚和善行足够他们两人受用,故而内心暗暗抱有一种期望,他可以靠妻子不可胜数的善举——他自己可不具备这一德行——而进入天堂。

和那个奴隶贩子谈完话后,他的心情极为沉重,因为他明白需要把这一打算告诉妻子,他预见必会遭到她的反对和纠缠不休。

谢尔比太太对丈夫的困境一无所知,只知道他这个人脾气很温和,因此对伊丽莎的怀疑打内心里不相信。事实上,她压根儿没想过这件事,因为忙着准备晚上出去做客,早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❶ · 第二章 母亲

伊丽莎从小由女主人抚养长大,向来受到她的钟爱和娇惯。

到南方去过的旅游者一定经常能注意到那里有许多穆拉托和夸德隆^①女人,她们似乎天生有一种高雅气质,说话轻柔,举止娴静。而夸德隆女人,除了这种天然风度,往往还生就一副极为摄人魂魄的容貌,可以说,差不多每个夸德隆女人都长得楚楚动人。伊丽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这个美丽的女人,不是臆想出来的形象,而是依据多年前在肯塔基州见过的一个夸德隆女人写成的。伊丽莎在女主人的呵护关怀下平安地长大,没有受到那些诱惑——这些诱惑使美丽成为一个女奴的致命伤的——伤害。她已经嫁给附近庄园上的一个穆拉托男人,他叫乔治·哈里斯,是个脑筋灵活,有才干的年

①穆拉托(malatto)、夸德隆(quadroon)分别为第一、第二代黑人混血儿。

轻人。

他的主人将他租给一家麻袋厂做工，由于他心灵手巧，精明干练，被认为是工厂里的头把好手。他曾发明过一台麻纤清洁机，就这位发明者所受的教育和境况而言，他在机械方面所展示出的才能足可与轧花机^①发明者惠特尼相媲美。

他相貌英俊，举止温柔，很受全厂工人的喜爱。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年轻人却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件东西，他的这些优越条件都隶属于一个生性粗鲁心胸狭隘而且专横残暴的主人。他听到乔治的发明后，驾车来到工厂，去看看他那聪明的奴隶到底干了什么。厂主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祝贺他拥有一个那么有价值的奴隶。

乔治侍候主人参观了工厂、机器。参观中，乔治心境极佳，身姿挺得笔直，说话十分流利，显得那么英俊潇洒，富有男子气概；这使他的主人感到不快，觉得有些自惭形秽。他的奴隶有什么权利在乡里跑来跑去，发明什么机器呢？有什么权利在绅士们面前昂首挺胸呢？他得立即制止这种情况。他要把他带回庄园，让他在地里锄草掘土，“看他还能这么神气地到处乱走！”于是，他向厂主索讨乔治的工资，并说要立即将他带回去，厂主和工人闻听都十分吃惊。

“可是，哈里斯先生，”厂主不同意地说，“你这样做也太突然了吧？”

“突然又怎么样？这个人不是我的吗？”

“我们愿意，先生，提高他的租金，怎么样？”

“我不在乎，先生。我不需要把我的奴隶租给别人，除非我愿意。”

“但是，他好像特别适宜干这活啊，先生。”

“可能是吧，但对于我让他干的活计，他可从来没有太适宜过，这我敢肯定。”

“可你想想看，他发明了这部机器啊。”一个工人不合时宜地插嘴说。

“咳，不错！——一台节省劳力的机器，是吗？他会发明这种机器，这我敢肯定；可要记住，任何时候都别让黑奴做这种事。他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台节省劳力的机器！不行！他一定得走！”

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乔治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自己无法违抗宣布这一厄运的人的权力。他交叉着双臂，紧咬嘴唇，但是胸中却像一座怒火熊熊的火山，一股股激情的火流涌向全身条条血脉。他的呼吸急促

①事实上，肯塔基州的一个年轻黑奴发明了一部类似的机器。——原注

起来，又黑又大的双眼尤如燃烧的煤块，射出愤懑的火光；要不是那位好心的厂主相劝，他可能会发作出来，而陷于危险境地。厂主碰碰他的手臂，低声说道：“别冲动，乔治，先跟他回去吧。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那暴君看着他俩窃窃私语，虽说听不见他们说的话，但能猜到其中的意思；这就愈发坚定了他的决心：一定要对这个奴隶严加控制。

乔治于是被带回庄园，被迫在庄上干最重的苦活。不过他尚能克制自己，始终没有说过一个无礼的字眼；只是他那双闪着怒火的眼睛，那阴郁、愤怒的神色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无法克制的语言——这些明显无疑的迹象表明，此人是不能成为一件东西的。

在工厂做工的那段快活日子里，乔治与妻子相识并结了婚。当时他受到厂主的信任和赏识，可以随意地自由来去。谢尔比太太极力赞成这桩婚事，让自己宠爱的美奴嫁给一个同种族的而且在各方面看来都很般配的男人，不仅正合她的心意，还使她浅尝到妇道人家做媒说合的滋味。她感到很满足。所以，他俩在新娘女主人家宽敞的客厅里举行了婚礼，女主人亲手将白色香橙花戴在新娘靓丽的头发上，再给她罩上面纱，这面纱下的面容是如此娇媚婉妙，实属罕见。婚宴上到处是白手套、蛋糕和美酒——许多客人艳羡地赞美新娘的天姿国色和她女主人的宽容和慷慨。婚后一两年里，伊丽莎经常和丈夫会面，生活得美满幸福，唯一的不足是失去了两个婴儿，他们是她的心肝宝贝，她为此悲伤不已。女主人怀着母亲般的关切，从理智和宗教的角度，循循劝导于她，抚慰她痛苦的心灵。

自打生下小哈里以后，伊丽莎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她把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在这个小生命上，身心完全恢复了健康和正常。伊丽莎是个幸福的女人，直至她丈夫突如其来地被迫离开那个善良的厂主，回到法定主人的暴虐控制下。

厂主倒是说到做到，乔治离开工厂一两个星期后，他希望哈里斯先生一时的盛怒已经平息，因此前去拜访，千方百计劝导他同意让乔治回厂干活。

“你不必费心劝说了。”他毫不动摇地说，“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先生。”

“我并不想干预你的事，先生。我只是觉得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可能会同意我提出的条件，把他租给我们的厂子。”

“哼，这事儿我心里一清二楚。我带他离开你厂的那天，你们俩互使眼色，低声耳语的情景我都看见了；你可别来糊弄我。这是个自由国家，先生，那奴隶可是属于我的，我爱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就是这样。”

乔治最后的希望泡汤了——在他的前面是一种艰辛的苦役生活，此外，

那专横残暴的主人还要想方设法折磨侮辱他,令他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有一位人道主义法学家曾经说过,对一个人最残酷的处罚是绞刑。不对,还有一种比此更为残酷的刑罚呢!

■ · 第三章 丈夫和父亲

谢尔比太太出门访友去了,伊丽莎站在游廊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马车,情绪低落,正在此时,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扭头一看,脸上立即绽出欢快的笑容,俊美的眼睛顿时闪闪发亮。

“乔治,是你?你真把我吓坏了!哦,你来了,我真太高兴了!女主人下午出去做客了。走吧,到我的小屋去,没人会来的。”

说着她拉着乔治的手走进面对游廊的一间整洁的小房间,平时她总是坐在游廊上做针线活。这样女主人一叫就能听见。

“我多高兴啊!——你怎么沉着脸?——看看哈里,他长得多快啊!”小家伙羞怯地站在那里,小手紧紧地拽住妈妈的衣裙,目光穿过鬓发望着父亲。“他长得漂亮吗?”伊丽莎说着,撩起孩子长长的鬓发,吻了他一下。

“要是他没有出生该有多好!”乔治懊丧地说,“要是我自己也没出生该有多好!”

听到这话,伊丽莎感到吃惊、害怕。她坐了下来,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失声痛哭起来。

“好了,伊丽莎,我不该这样,让你这么伤心,可怜的姑娘!”他温柔地说,“我太不应该了。唉,要是你从不认识我那有多好!——那样你也许会幸福些!”

“乔治!乔治!你怎么说这种话?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还是要出事?我认为我们一直非常幸福,直到最近才……”

“是啊,亲爱的,是这样。”乔治说。然后他将孩子抱在膝盖上,仔细端详着他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一只手梳着他长长的鬓发。

“长得完全和你一样,伊丽莎。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也是我希望见到的最好的女人。可是,唉,要是我从没遇见过你,或是你没见过我该有多好!”

“哎呀,乔治,你怎么又这样说。”

“我说得没错,伊丽莎,生活就是痛苦,痛苦,痛苦!我的命像苦艾草一样苦,快要熬干了。我是个穷苦,不幸,没有希望的苦工,我只会拖累你。我们